

除夕夜,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“年终谈话”似乎成了一个保留节目。只因过了这一夜,又是新的一年了。父亲不允许我们新瓶装老酒,浑浑噩噩过日子,而是让我们新年要有新气象和新打算。

父亲的“年终谈话”

除夕夜,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“年终谈话”似乎成了一个保留节目。只因过了这一夜,又是新的一年了。父亲不允许我们新瓶装老酒,浑浑噩噩过日子,而是让我们新年要有新气象和新打算。因而这场年终谈话也像大考一样,让我们兄妹几人心中甚为紧张,心中盘算着如何才能通过父亲的考试。

年夜饭吃过之后,离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尚早,便是父亲与我们年终谈话的时间了。父亲端坐在一张藤椅上,神色严肃,他就像喜欢听独奏的齐晋王一样,先要挨个地听我们每个人的陈述。这一年来的学习情况、期末考试的成绩、有哪些不足、新一年的打算……这些都是题中之义。我们陈述完毕,父亲还要一一加以点评,对的地方加以肯定,错的地方予以纠正。那时,如果是考试没考好,成绩单上挂了红灯,我们便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。不过,严肃归严肃,谈话过后,父亲还是允许我们看春节联欢晚会的。那时,家里已经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,电视机以及春晚对我们的诱惑都很大。

现在回头想想,兄妹几人局促地站在父亲跟前的窘样一定甚为滑稽。作为家中的长子,父亲希望我能够在学业上给妹妹和弟弟做出一个榜样。事实上,我在学业上并不是很出色,仅仅是在兄妹三人中稍稍好一点罢了。

背负着父亲的殷切希望,我不但要充当小先生,还要起到督促作用。弟弟因为贪玩,就曾被揪住耳朵从康乐球桌上一直拎到了家里。

我上初中以后,父亲有一次的“年终谈话”令我面红耳赤。手里拿着我递上的成绩单报告单,父亲看了半天,极度生气地说:“你这个数学的分数……明摆着是你自己改过的嘛!怎么能够弄虚作假呢?你又是怎样给妹妹弟弟做的榜样?!”我如此拙劣的雕虫小技被父亲识破了。我深深地低下头,羞得无地自容。

教育其实就像打理菜园子,若是一年打理一次显然是不行的,园子必须要日日去除草、治虫、浇灌。育人何尝不是如此呢,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其实也是贯穿日常的,只不过,“年终谈话”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罢了。

少年时,我们不理解父亲,总认为父亲对我们太严厉了,及至我们自己成了父亲,才懂得了父亲藏在严厉声里的爱。父爱与母爱从来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,如果母爱是直接的、热烈的,那么,父爱就是委婉的、含蓄的。

古人云“子不教,父之过”。哪怕子女在儿时受到父亲再严厉的教育,我想,待到子女大了以后也能明白其父当初“望子成龙”的一片苦心。就如我一样,每每想起父亲的年终谈话,心中便充满了感激、回味和怀念。

记得剃头师傅有两个,一个是高师傅,叫高大发,他原先是在乡里给人剃头的。所以,他只会剃马桶盖头,所谓的“马桶盖”,是四周短,头顶一圈长的发型。这样的造型很是土气,理个马桶盖,会让人嘲笑好多天。还有一位师傅姓李,听说是专门的理发学校培训出来的,他理出来的发型,颇为新潮,所以,受到大家一致欢迎。

既然是去理发,就冲李师傅去的,李师傅不紧不慢的,专注头上艺术,而高师傅这一边就显得冷落许多,可他也不在意,没事就转身跑回不远处的家里,烧烧饭,做做家务。有时候,李师傅这边等候的人太多了,队长排得没有耐心,就找高师傅,高师傅依旧理马桶盖头,或在人家的要求指导下,修修剪剪,小孩子也就凑合了。

理了发,洗了头之后,一身轻松,满头清爽。对着镜子左右顾盼,的确是比原来的长毛好看多了。母亲瞄了一眼,笑着说,你看,理过头就漂亮多啦!于是,心中喜悦,因为这是李师傅理的头。幸好不是高师傅的“马桶盖”!

冬季里,厂区的澡堂子,是一周开一次,那个场面,满池子都是人,就像下饺子一般,空气迷茫,灯光昏暗。而年三十这一天,澡堂子是24小时开着的。于是大哥提议,为了避开高峰期,我们晚上十二点去洗澡。

三十晚上,父亲早已把电视调清楚了,因为山里,信号不好,家家都有室外天线。电视频道调到中央台,八点钟准时看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。一家老小聚在一起,温暖而喜悦。母亲还在灶间忙碌,炸大鱼,炸糯米团子。随着滋滋啦啦的声响,满屋子溢满了香味。母亲的脸红彤彤的,映照着炉火,这是个举家欢庆的夜晚。

十二点的钟声终于响起,外面噼噼啪啪的鞭炮声,不绝于耳。大哥带着我和弟弟,夹着换洗衣服,还有新买的毛巾、香皂。推开厚布帘子进去,果然没几个人。里面的大池子浑油一片,水面上飘着油花。我想起奶奶经常说的,脏水不污人!我和弟弟欢喜着,像个鱼儿窜入大水池。我们可以憋一口气,从这边,一个猛子,窜到对面,滚热的水,裹着身子,特别惬意!

泡好了身子,开始互相搓背,搓下很多污垢,然后,打上香肥皂,在隔壁的淋浴里冲洗干净。大哥身手利落,赶紧把手里的脏衣服浆洗一下,热水足足的,我们都会心满意足。换上新衣服,走出大门外。

屋外,天寒地冻,山里的夜晚格外冷峻。可我们的身体、心中,都是温暖如春,脸颊上都是两朵红晕,一身都是清新的茉莉花香皂的味道!远处近处,不断的鞭炮烟花声,我们又悄悄长大一岁。新年,伴着春天的脚步,踏着夜色,不可抗拒地来啦!

腊月里,除夕近,准备八宝菜,做糯米团子,蒸烧卖,炸圆子,买鸡鸭鱼肉,打扫卫生,公园里,菜市场,年味浓浓红红火火。

阖家团圆

采石矶

(总二二五六期)
投稿邮箱:masb@163.com



腊月里,除夕近,准备八宝菜,做糯米团子,蒸烧卖,炸圆子,买鸡鸭鱼肉,打扫卫生,公园里,菜市场,年味浓浓红红火火。

炸圆子 蒸米团 年味浓

清晨,阳光明媚,喜鹊喳喳叫个不停,习惯早起的我,兴致勃勃穿上女儿刚给我买的红色夹克衫。从来不理镜子的我站在镜子前,突然眼睛一亮,哇塞,红袍加身精神敞亮。七十岁的我还是第一次穿红色外套。我想起女儿昨天在电话里说:“老爸,过年了,穿戴喜庆点。”喜庆的我,兴冲冲地拿起布袋出门去菜市场。

当我路过江东大道中段的口袋公园,晨练的人三五成群。有快走的,打太极的,舞剑的,在健身器材上左右摆动的,拿着手机听着新闻悠悠散散步的。我留心观察了一下,今天晨练人的服装大多换新了,打太极的有穿粉红色的,有穿红色的,舞剑的穿天蓝色,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喜庆,仿佛一朵朵移动的花。春节临近人人喜上眉梢。

佳山露天菜市场里外裹挟着热气,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。提篮子的,拎布袋的,已经买好提着大包往回赶的,摩肩接踵,早晨的菜市场总是热闹。我快步挤进街中心一家干货店,一眼看见摆放整齐的黄花菜,它干净,整齐,微黄,抓一把闻了闻,一股清香味。干莲子放在货架上,有三四个品种,我踮起脚看了看又不知所措,我轻声问店老板:“我做八宝菜买哪一种呀?”店门外的老板娘大声应答:“买中间的,新鲜软糯。”红萝卜丝、苜蓿菜、红枣、酱乳瓜,一会工夫我手里已经拿上七八样。我虽不懂什么厨艺,可买菜做饭是我们这个年龄人的必修课。

干货店旁是一家水产的,大红盆中的各种鱼、虾欢蹦乱跳,水珠、水泡、水汽混杂在一起,已分不清鱼的肥瘦虾的大小。佳山菜市场有露天的摊位,也有店铺。赶集卖干货的,附近菜农临时来买卖的。市场管理员穿着制服来回走动,秩序井然。买的卖的穿戴厚实,外套、棉帽、围巾、手套,装扮得五颜六色,与摊位上的红萝卜和青青菜叶浑然一体,让你眼花缭乱,真正的人间烟火,年味浓浓。

从菜市场回来,我即刻动手准备制作八宝菜。清洗,发泡,改刀,蒸煮。手上忙碌着,嘴里哼着小曲: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,充满阳光。”老伴在一旁也不闲着,她一边在冰箱里找出水磨糯米粉、冰糖、豆沙和肉馅。制作一年一度的、她拿手的无锡乡下“米团子”。做好的“米团子”上面点上红点、黄点、蓝点,分清五仁的、豆沙的、肉馅的。透过老伴忙碌身影,我仿佛看见了大年初一早晨,一家人最爱的热气腾腾的、胖乎乎的大汤圆开吃了。

老伴一边忙碌一边提醒我,下午我们俩要把大衣柜挪开清扫积灰,窗帘也要撤下清洗。是的,七掸金八掸银,腊月大扫除是民俗。我补充道:“还有外孙女的红包、书写门联。”我们这代人不愧不懒,勤劳受累,怀里总是揣着一团火,浑身上下都是人间亲情。心态好,情绪好,身体好,运气自然也好。

腊月里,除夕近,准备八宝菜,做糯米团子,蒸烧卖,炸圆子,买鸡鸭鱼肉,打扫卫生。公园里,菜市场,年味浓浓红红火火。

如今我子孙满堂,作为爷爷的我,要大展身手了。马年,我要是做出马年的味道,我特地选择在灶膛里架起木柴,燃起火“噼啪”作响,铁锅里的花生米在热砂中翻滚,像一群顽皮的小马驹,“噼里啪啦”跳探戈,炒熟了变成胖胖的“小娃娃”。

最关键的工艺就是熬糖稀了,炉膛熊熊燃烧,糖稀在锅里波浪似的翻滚,糖稀里放足白糖,不停地搅拌,这样熬出的糖稀鲜甜而均匀。老伴用竹筷挑起一缕糖丝,对着阳光查看成色——那糖丝必须金黄透亮,如马鬃般富有弹性,琥珀色的糖浆凝固住花生绽放的瞬间,如同封存了秋日田野的馈赠。

花生米冷却后就开始用糖稀掺和赤身裸体的“黄胖子”,拌上生面粉和红绿丝,充分搅和揉成团团。花生糖要趁热切块。我们刀起刀落间,金黄的糖块整齐排列,每一颗都裹着饱满的花生碎。孙子偷偷捡起一块边角料,烫得直跳脚,却甜到心里,那甜味里,有花生的醇厚,有麦芽糖的芬芳,更有过年的香甜味道。

做芝麻糖时,小小的芝麻在锅里跳跃,像无数匹黑色的马驹在奔腾。芝麻的香味比花生更为清雅,混着糖浆冷却后,咬在嘴里“嘎嘣”作响,那是属于新年的声音,是岁月的畅想,是春天欢乐的音乐。

最有趣的是做花生酥,我们将花生碎、麦芽糖和猪油混合,那团黏糊糊的混合物看起来毫不起眼。但用木槌反复捶打后,奇迹发生了——粗糙的原料渐渐变得细腻油亮,像被驯服的野马般温顺。压模成型时,我抢着在每一块酥上按出马蹄印,让糖果记住它的年份。

如今,尽管市场上销售各种各样的花生糖、炒米糖、芝麻糖和花生酥,但都没有我亲手制作的花生糖味道正宗,香脆可口。

我家有个习惯,除夕夜一定要将糖果装进青瓷坛子里,一层糖一层红纸,像是封存了整整一年的甜蜜。守岁时,我们围坐在取暖器旁,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鞭炮声,嘴里含着自家做的糖果,那种脆香,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底。在过年期间总要摆一盘在客厅的八仙桌上,待登门拜年的亲朋好友。亲手制作的糖果,或许没有商店里买来的精致,但它们承载着最朴实的年味,承载着一家人围炉而坐的温暖,承载着一个关于马年的甜蜜记忆。

马年春节中,我家客厅总有“嘎嘣、嘎嘣”的响声,那是全家品尝劳动成果的礼赞,别有一番喜乐在心头,仿佛在咀嚼生活中绵延不绝的爱——浓郁亲情的年味花儿般绽放。

做芝麻糖时,小小的芝麻在锅里跳跃,像无数匹黑色的马驹在奔腾。芝麻的香味比花生更为清雅,混着糖浆冷却后,咬在嘴里“嘎嘣”作响,那是属于新年的声音,是岁月的畅想,是春天欢乐的音乐。

如今我子孙满堂,作为爷爷的我,要大展身手了。马年,我要是做出马年的味道,我特地选择在灶膛里架起木柴,燃起火“噼啪”作响,铁锅里的花生米在热砂中翻滚,像一群顽皮的小马驹,“噼里啪啦”跳探戈,炒熟了变成胖胖的“小娃娃”。

我与灯会有个约定

流光溢彩不夜天,春节夜景美无边。今晚,南京更美。十里秦淮,张灯结彩,如诗如画。

我刚刚从中国秦淮国际灯会现场归来。梦幻般的灯会哦,让我目不暇接;诗意的秦淮河哦,让我夜不能寐;古老的中华门哦,让我浮想联翩……

秦淮灯会哦,牵动着我的情思——早就从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“烟笼寒水月笼沙,夜泊秦淮近酒家”听说了秦淮河;早就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”知道了乌衣巷;早就从清初作家孔尚任的戏剧《桃花扇》了解了秦淮名妓李香君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;早就从近代作家朱自清的散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欣赏了秦淮河灯影桨声如梦如幻的美景奇观,尤其是对美甲天下的秦淮灯会充满了遐想……

好在当涂离南京很近,我们去玩还比较方便。1986年,那是恢复秦淮

灯会的第一届。我携妻子女去南京游玩,我们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前拍了张全家福,并且约定以后每年都去逛灯会,拍全家福。1989年,儿子以小小的年纪和高高的分数考取了南京大学,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生活后,我们去南京的日子多了,观赏秦淮灯会的机会也就多了。

秦淮河,孕育了南京的古老文化,是当之无愧的“南京母亲河”;春节的秦淮灯会,有“天下第一灯会”和“秦淮灯彩甲天下”的美誉,是南京市市民一年一度的节日盛会。我们每次春节到南京玩,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秦淮河畔的夫子庙,逛的最赏心悦目的景观就是秦淮灯会。

我有个习惯,每到一处景点,都先仔细阅读景点说明文字,以做到心中有数,循序渐进,依次观赏。新年伊始,我沐浴着“西斜”的“夕阳”,越过“朱雀桥”,沿着桥边的“野草花”慕名

寻访“昔日王谢”故居,来到神往已久的“王导谢安纪念馆”。

我虔诚地站在纪念馆大门前,仔细拜读墙上的景点介绍文字。发现在这著名的游览胜地,牢牢悬挂在高高砖墙上的铜牌上面的介绍文字中,竟然有多处谬误,有的甚至是低级错误,如“乌衣巷名闻遐耳”,“耳”应为“迹”。

于是,语文教师的职业习惯使我不得不冒昧地“挑刺”,并连夜形成文字发电子邮件给有关单位和媒体。值得欣慰的是,我的意见很快见诸《扬子晚报》,“王导谢安纪念馆”的说明文字牌匾及时进行了修改更换。有关旅游管理部门,也很快就给我回信表示感谢,他们雷厉风行的作风和虚心纳谏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。

一来二往,我和秦淮区文化局的许多同志都成了朋友,他们还聘请我担任局里的文化顾问。秦淮灯会组委会不仅每年都邀请我和家人作为贵宾

去参加隆重而热烈的亮灯仪式,还请我接受现场采访并参与秦淮灯会宣传片的拍摄,把我们家在历届灯会拍摄的照片收入画册和制成展板等等。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,我和家人成了秦淮灯会的“铁粉”,我们每年都去观灯、留影,至今已经是第四十届了。新春的灯会,千姿百态流光溢彩,新春的人们,笑意盈盈幸福满满。

忘不了啊,2011年,我参加“我心目中的秦淮灯会”征文大赛,凭一篇抒情散文获奖。

忘不了啊,2016年,我的孙女夏雪也参加灯会征文大赛,凭一首《逛灯会》即景小诗也拿了奖——

爷爷带我逛灯会,肩驮臂抱扎人堆。我自顾自尽兴乐,忘问爷爷累不累。爸爸带我逛灯会,自驾车子没一会。灯如从山从海,转来转去找车位。我和姐姐逛灯会,想去哪儿哪儿挥。秦淮十里盛开美,青春小鸟到处飞。

夏传寿

刘燕飞

蒋道荣

屋外,天寒地冻,山里的夜晚格外冷峻。可我们的身体、心中,都是温暖如春,脸颊上都是两朵红晕,一身都是清新的茉莉花香皂的味道!远处近处,不断的鞭炮烟花声,我们又悄悄长大一岁。

剃年头 洗年澡

踏雪无痕骏马奔,迎来春节福临门。锣鼓喧天庆佳节,大街小巷人沸腾。春节,摇着喜庆的彩铃来了。

想起小时候,年前二十天,母亲就会提醒我们,该去理发啦!母亲常说,看你们,人瘦毛长的,赶紧去剃个头!剃头店年前的生意真好,人很多,都要排队,所以,我们必须早一些去剃头。

记得剃头师傅有两个,一个是高师傅,叫高大发,他原先是在乡里给人剃头的。所以,他只会剃马桶盖头,所谓的“马桶盖”,是四周短,头顶一圈长的发型。这样的造型很是土气,理个马桶盖,会让人嘲笑好多天。还有一位师傅姓李,听说是专门的理发学校培训出来的,他理出来的发型,颇为新潮,所以,受到大家一致欢迎。

既然是去理发,就冲李师傅去的,李师傅不紧不慢的,专注头上艺术,而高师傅这一边就显得冷落许多,可他也不在意,没事就转身跑回不远处的家里,烧烧饭,做做家务。有时候,李师傅这边等候的人太多了,队长排得没有耐心,就找高师傅,高师傅依旧理马桶盖头,或在人家的要求指导下,修修剪剪,小孩子也就凑合了。

理了发,洗了头之后,一身轻松,满头清爽。对着镜子左右顾盼,的确是比原来的长毛好看多了。母亲瞄了一眼,笑着说,你看,理过头就漂亮多啦!于是,心中喜悦,因为这是李师傅理的头。幸好不是高师傅的“马桶盖”!

冬季里,厂区的澡堂子,是一周开一次,那个场面,满池子都是人,就像下饺子一般,空气迷茫,灯光昏暗。而年三十这一天,澡堂子是24小时开着的。于是大哥提议,为了避开高峰期,我们晚上十二点去洗澡。

三十晚上,父亲早已把电视调清楚了,因为山里,信号不好,家家都有室外天线。电视频道调到中央台,八点钟准时看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。一家老小聚在一起,温暖而喜悦。母亲还在灶间忙碌,炸大鱼,炸糯米团子。随着滋滋啦啦的声响,满屋子溢满了香味。母亲的脸红彤彤的,映照着炉火,这是个举家欢庆的夜晚。

十二点的钟声终于响起,外面噼噼啪啪的鞭炮声,不绝于耳。大哥带着我和弟弟,夹着换洗衣服,还有新买的毛巾、香皂。推开厚布帘子进去,果然没几个人。里面的大池子浑油一片,水面上飘着油花。我想起奶奶经常说的,脏水不污人!我和弟弟欢喜着,像个鱼儿窜入大水池。我们可以憋一口气,从这边,一个猛子,窜到对面,滚热的水,裹着身子,特别惬意!

泡好了身子,开始互相搓背,搓下很多污垢,然后,打上香肥皂,在隔壁的淋浴里冲洗干净。大哥身手利落,赶紧把手里的脏衣服浆洗一下,热水足足的,我们都会心满意足。换上新衣服,走出大门外。

屋外,天寒地冻,山里的夜晚格外冷峻。可我们的身体、心中,都是温暖如春,脸颊上都是两朵红晕,一身都是清新的茉莉花香皂的味道!远处近处,不断的鞭炮烟花声,我们又悄悄长大一岁。新年,伴着春天的脚步,踏着夜色,不可抗拒地来啦!

炆糖果,马年香

“轰!啪!”一阵阵鞭炮声喧闹了诗城乡野,一副副春联描红了腊月,一群群人流忙碌了市场……到处洋溢着浓郁的年味。为了让马年春节过得像马儿一样欢腾,我和老伴开始炆糖果了。马年春节踏着腊月的雪花来了,我家的年味也开始越来越浓。

如今我子孙满堂,作为爷爷的我,要大展身手了。马年,我要是做出马年的味道,我特地选择在灶膛里架起木柴,燃起火“噼啪”作响,铁锅里的花生米在热砂中翻滚,像一群顽皮的小马驹,“噼里啪啦”跳探戈,炒熟了变成胖胖的“小娃娃”。

最关键的工艺就是熬糖稀了,炉膛熊熊燃烧,糖稀在锅里波浪似的翻滚,糖稀里放足白糖,不停地搅拌,这样熬出的糖稀鲜甜而均匀。老伴用竹筷挑起一缕糖丝,对着阳光查看成色——那糖丝必须金黄透亮,如马鬃般富有弹性,琥珀色的糖浆凝固住花生绽放的瞬间,如同封存了秋日田野的馈赠。

花生米冷却后就开始用糖稀掺和赤身裸体的“黄胖子”,拌上生面粉和红绿丝,充分搅和揉成团团。花生糖要趁热切块。我们刀起刀落间,金黄的糖块整齐排列,每一颗都裹着饱满的花生碎。孙子偷偷捡起一块边角料,烫得直跳脚,却甜到心里,那甜味里,有花生的醇厚,有麦芽糖的芬芳,更有过年的香甜味道。

做芝麻糖时,小小的芝麻在锅里跳跃,像无数匹黑色的马驹在奔腾。芝麻的香味比花生更为清雅,混着糖浆冷却后,咬在嘴里“嘎嘣”作响,那是属于新年的声音,是岁月的畅想,是春天欢乐的音乐。

最有趣的是做花生酥,我们将花生碎、麦芽糖和猪油混合,那团黏糊糊的混合物看起来毫不起眼。但用木槌反复捶打后,奇迹发生了——粗糙的原料渐渐变得细腻油亮,像被驯服的野马般温顺。压模成型时,我抢着在每一块酥上按出马蹄印,让糖果记住它的年份。

如今,尽管市场上销售各种各样的花生糖、炒米糖、芝麻糖和花生酥,但都没有我亲手制作的花生糖味道正宗,香脆可口。

我家有个习惯,除夕夜一定要将糖果装进青瓷坛子里,一层糖一层红纸,像是封存了整整一年的甜蜜。守岁时,我们围坐在取暖器旁,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鞭炮声,嘴里含着自家做的糖果,那种脆香,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底。在过年期间总要摆一盘在客厅的八仙桌上,待登门拜年的亲朋好友。亲手制作的糖果,或许没有商店里买来的精致,但它们承载着最朴实的年味,承载着一家人围炉而坐的温暖,承载着一个关于马年的甜蜜记忆。

马年春节中,我家客厅总有“嘎嘣、嘎嘣”的响声,那是全家品尝劳动成果的礼赞,别有一番喜乐在心头,仿佛在咀嚼生活中绵延不绝的爱——浓郁亲情的年味花儿般绽放。

做芝麻糖时,小小的芝麻在锅里跳跃,像无数匹黑色的马驹在奔腾。芝麻的香味比花生更为清雅,混着糖浆冷却后,咬在嘴里“嘎嘣”作响,那是属于新年的声音,是岁月的畅想,是春天欢乐的音乐。

如今我子孙满堂,作为爷爷的我,要大展身手了。马年,我要是做出马年的味道,我特地选择在灶膛里架起木柴,燃起火“噼啪”作响,铁锅里的花生米在热砂中翻滚,像一群顽皮的小马驹,“噼里啪啦”跳探戈,炒熟了变成胖胖的“小娃娃”。

忘不了啊,2011年,我参加“我心目中的秦淮灯会”征文大赛,凭一篇抒情散文获奖。

忘不了啊,2016年,我的孙女夏雪也参加灯会征文大赛,凭一首《逛灯会》即景小诗也拿了奖——

爷爷带我逛灯会,肩驮臂抱扎人堆。我自顾自尽兴乐,忘问爷爷累不累。爸爸带我逛灯会,自驾车子没一会。灯如从山从海,转来转去找车位。我和姐姐逛灯会,想去哪儿哪儿挥。秦淮十里盛开美,青春小鸟到处飞。